

史外八

史外卷二十三

吳兵部傳（附孫兆奎等）

公諱易字日生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烈帝崩於亂五月南都立君久之宴然無有爲先帝討賊者公發憤上中興四議一曰聲大義以作恢復之氣蓋春秋之旨大復仇而嚴討賊諸葛亮有云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誠以君父之仇一日不報凡爲臣子憤恨愧恥無一日可以卽安且大義不明人不知有君父則無以立國雖欲苟且偏安而有所不得也先

帝英明恭儉勤求治平而卒致覆敗實前古所未有究其禍原則一十七年當局諸臣誤國之罪不可辭也以門戶爲安身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以苞苴爲立命而不知節義之爲何事有文具而無實政有議論而無成功文臣愛錢而委用債帥武臣惜死而坐撫驕兵人心陷溺拜手而處賊庭覩顏而受僞職土崩籜掃誰實厲階良由此等胸中久無君父久無廉耻也今幸聖主中興保有南服此天心之所祐助祖宗神靈之所想望蓋在討賊復仇再擴疆宇開數百年太平之基非謂因循江左偷歲月之安如東

晉南宋故事也我二祖創基重開華夏列宗圖治遠邁漢
唐而十陵園廟寂寞塵沙之鄉先帝梓宮荒涼榛莽之地
興思及此痛絕忘生向日聞變之初見諸生父老無不涕
泣哀感竊以爲東南之人心未死社稷之興復可期而兩
月以來義聲未舉恐天下人心自此廢然而不可振作也
天下有忠臣義士報君死國之氣亦有英雄豪傑作事建
功之氣二者當及其鋒而用之使天下感發而興起故進
可圖敵而退可立國忠臣義士之氣無以用之則日就消
靡英雄豪傑之氣無以用之則渙散而不可收拾此安危

成敗之闕不可忽也所願廟庭之上念篡逆之大仇思恢
復之至計臥薪嘗膽存越國之憂勞布衣帛冠法衛公之
儉約君臣歡洽合堂廉爲一體文武輯睦視軍國爲一家
人人有枕戈飲血之思時時有厲兵秣馬之志身且不有
何有於苞苴家且不有何有於門戶門戶消而後職業可
舉苞苴絕而後功罪可明死節者厚其優卹從逆者速其
刑誅綱紀粗張經綸畧定亟下哀痛之詔預卜誓師之期
選將練兵進據形勝逆賊之首不旋踵而可致於闕下矣
或謂時方積弱大舉爲難則甚不然昔少康以一旅之師

討滅寒浞而祀夏配天光武騎牛從軍以羸卒三千破尋
邑百萬卒興漢祚蓋其君臣之間立志既堅區畫素具鼓
動拔起以乘天下之氣用能以少破眾變弱爲強況今疆
土尙居天下大半而財賦不乏人力繁庶較之少康光武
倍且什伯誠能舉而用之則風馳電掃廓清六合非難致
之事也事在不疑顧力行何如云爾二曰明大勢以爭恢
復之機蓋厯考創業中興之主必先度形勢據要會故上
之奏驅除之功而次亦不失固守之策東南形勢雖以長
江爲險阻然自古守東南者未有不守兩淮與荆襄者也

兩淮者江表之藩籬荆襄者上游之門戶舍藩籬而保墻
垣棄門戶而屬堂奧雖在至愚知其無濟孫吳之於曹魏
百戰於合肥濡須之地而以荊州分裂晉卒併焉其六代
之世僅曰偏安然以悍如石勒盛如苻堅強如宇文拓拔
卒不跨江南以有尺寸者以強藩巨鎮皆在淮南荆襄間
也故南唐李氏所以能都建康者以有淮南及淮南爲周
世宗所併遂有豫章之徙宋之南渡也先後有劉錡韓世
忠岳飛孟珙諸人擁重兵於兩淮襄漢之地孟珙亦曰襄
樊爲朝廷根本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後伯顏兀朮之兵

竭死力以攻襄樊襄樊破而後順流南下而宋事遂不可
支矣此皆已事之明鑒也以今日之勢論之則荆襄爲尤
重何則逆闖巢穴盤據關中則賊之伸足南向狼奔豕突
道必出此而我之王師大軍奉辭伐罪道必出此是我得
之可以圖賊賊得之可以圖我實爲必爭重地而我未能
據而有之我未能有而賊亦未聞爲集兵堅守之計乃天
之留此都會以開我中興大業者也逆闖游魂旦夕消滅
又恐他有雄傑者襲迹而動踞形便以蹂中原習水軍於
漢沔之上放舳艫於武昌夏口之間我將何以禦之是故

審廟筭而定規模必以恢復荆襄爲第一着夫荆襄背控
河洛側睨淮蔡包絡關陝襟帶吳蜀沃野千里有可耕之
土奇才劍客有可用之人地形四達有可戰可守可縱可
橫之勢從古英雄之所力爭而恃以爲混一之資也乃所
謂恢復者務爲恢復之實而無務爲恢復之名何爲恢復
之名驅烏合之兵入殘破之境紀律素未嘗明饋餉又苦
不足賊去則進據空城賊來則望風奔潰雖得聯城數百
何所用之不惟無益適足以喪師糜餉而已何謂恢復之
實選良將聚精兵以招徠安輯爲先圖以耕屯守禦爲實

事據一城則不使一城之復破立一堡則不使一堡之復
隳以客爲主以逸待勞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待神氣充實
邊面兼守聯絡兩淮共圖進取如網之有綱如農之有畔
可以指掌計畫可以歲月責成所云坐而言之起而行之
有斷然者三曰定大畧以取恢復之功蓋控兩淮據荆襄
而漸圖搗勦必得重兵三四十萬卽力不能遽舉最少非
二十萬不可今郡邑之兵可用爲守禦而不可用爲馳驅
諸鎮之兵可用爲聲援而不可用爲進取何也積弱積玩
積驕積惰雖有周亞夫李光弼不能徒手而變其俗也驅

市人而戰卽韓信之用兵如神不得不置之死地而後勝
則兵非素練不可用明矣爲今急計莫若精擇大帥三人
才兼文武忠義根心者使之分道募練新兵所募之兵必
須絕力或挽弓二三百觔或提石七八百觔膽勇信實三
者俱備方爲及格其偏裨頭目亦聽大帥自行選用一切
兵法陣制大帥教偏裨偏裨教頭目頭目教兵齊之以束
伍之令申之以上下保結之法精之以步伐擊刺旌旗金
鼓分合奇正之數盛甲器械向之鈍敝不中法者自行製
造營陣部曲向之虛花不可用者自行操演訓練勤習比

及期年萬人一心動如指臂平時則有極重之餉勝敵則有極重之賞違令則有極重之罰此軍一成可以虎視中原前無橫陣後無驕兵唐之銀槍宋之背嵬我明之陶家軍是由此特遣三帥分屯江北其一屯駐淮陽勒兵五萬責以收復兗濟津門河間等處其一屯駐安廬勒兵五萬責以收復東昌大名廣平順德等處其一勒兵十萬收復荆襄招集流亡部勒壯健興屯種以爲久駐之基築堡寨以爲清野之具辟用土豪廣布間諜來歸者給以土田內應者予以官爵積粟通商訓民養士使家計牢固轉屯進

築唐鄧汝穎之間中州故地亦可漸次收復勁兵駐札於外老弱力耕於內如羊祜張全義故事省調發之勞息轉輸之困以地養兵以兵擴地地益廣餉益多而兵益強如是則賊之門戶失而我之藩籬固矣長淮一帶古有芍陂洪澤諸屯素稱膏沃亦當一概舉行使富強之勢東西聯絡大江以南坐有泰山四維之安其視沿江列戍與敵共險處處可渡日日可至者相去何如哉當是時大合諸路兵聲罪西討令淮南兩帥真保趨山西以擊其左移檄四川將帥大兵出盧氏抵潼關指淆澗以衝其中我則四面

合勢賊則首尾並蹶金魚穴鼠指顧就擒然後告成列聖
之廟獻馘大行之靈灑掃山陵修治京邑此真中興之盛
事而臣子之畢願也唐莊宗受晉王三矢其後卒繫燕父
子函梁君臣首而還矢於先王包胥與伍員論志誓必復
楚其後痛哭秦庭乞師而反卒如其志彼皆以敵國之仇
一人之誓而有志必伸有言必踐若此若乃奮天朝之神
威殛弒逆之逋賊名正勢順何疑何異而不圖再造之功
徒鬱鬱居此爲左支右吾之下策哉進退得失之數瞭然
可覩矣四曰固根本以立恢復之基蓋自古戰守攻取有

一定之局欲保固江南則必開擴江北而開擴江北又必先保固江南相維之理不可易也漢高祖以關中爲根本故能東向與楚爭衡光武以河內爲根本故能掃赤眉剪囂逆而興劉氏之業唐肅宗以靈武爲根本故能滅安史而收兩京不固其本而徒事喜功好大之爲則如元嘉之北伐宣和之圖燕雲不惟無功而且有大患金陵創業之地德澤浸於人心且山川雄厚物力充牣此皇上經營海宇深固根本之所在也固本之策大約有四一在飭吏道一在行保甲一在儲倉粟一在練水師語云得一賢令勝

勝於勁兵三千得一賢守勝於勁兵三萬言其職最親民
消患弭亂也今吏道日衰皆由原本未清綱領未振原本
者何銓選之路是也綱領者何撫按之權是也但使銓選
至公不至驅外吏而爲貪黷則源本既清而又精簡撫臣
假以重柄賢能者聽其辟舉不稱者立行罷黜其最不肖
者則以國初之法懲之其勤績顯著例當升轉者由令而
守由守而司道由司道而撫使之久處其地不致傳舍其
官威惠孚洽利弊周知自有吏習民安之效又邇來設官
之多倍於祖制官多則多供億之害多迎謁之害多文移

牽掣之害多吏胥奸蠹之害宜考會典大行裁減科部添
差者革司道閒緩者革佐貳猥雜者革卽按亦宜間歲一
差使撫臣得以專心課吏而有司得以專心治民是法也
李泌行之於唐李綱行之於宋非臆見也夫吏道不荒有
司勤職則行保甲儲倉粟自可不勞而治保甲之法始於
管子先臣王守仁十家牌法卽其遺制可以練鄉勇可以
禁盜賊可以預城守可以定賦役可以省獄訟可以厚風
俗間察其奸猾敗羣者置之重典則小亂輯而大亂可弭
國家立預備倉本常平遺意平貴賤之價防水旱之灾極

爲良法原以紙穀贖錢用充糴米數十年來上下侵漁蕩
然盡矣所以一遇天災饑民載道民譁盜起積漸可憂宜
令大小郡縣積各數萬千斛便可備禦非常其有司報績
以前二者定其報最而不以催科簿書爲重此最救時之
急務也至於東南所恃舟楫爲良雖措置經營重在江北
而沿江一帶及腹內地方不可不嚴防守今在籍軍伍非
不足用所慮戰法未諳技藝未精艨艟戰艦未備所當急
敕撫臣分諭郡縣各督所在將領製造操演如荆湖九江
上流重鎮下而東西梁山下而太平采石更下而京口澄

江此皆股肱帝京爲水道要害尤須加意綢繆昔曹魏父子相繼臨江及見波濤舟楫之雄旌旗戈甲之盛竝皆歎息而反此豈獨特水爲阻亦治軍精整備禦有方故也今使大兵碁布於江北水師星列於江南表裏相維邊腹並壯天下之勢如常山蛇不出兩年國勢大張人心大振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破以令則服恢復中興之功可躡足而俟也議上不省監史閣部軍於揚州奉檄徵餉江南未還而揚州失南京亦不守公走太湖與同邑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駟自炳武進吳福之等謀舉兵旬日得千

餘人屯於長白蕩唐王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
督江南諸軍事進兵部尙書是時魯王在浙亦授兵部侍
郎封長興伯八月大兵至公敗走父承緒妻沈及女皆
投水死自駟自炳福之亦死焉兆奎被獲一軍盡殲明年
鄉人周瑞復聚長白蕩迎公入其營未幾眾潰公匿嘉善
錢氏園中日夜酣飲痛哭不發一言爲邏者執送武林軍
門諭降不從磔於市福之吳公鍾巒子也兆奎兵敗時慮
公妻女被辱視其死而後行故被獲械至江甯死之
汪有典曰嗚呼甲申之變南都建國雖甫匝月而君荒臣

吳夕 卷三
奸蘖芽已見腹心肘腋之患國之所以危亡也公四議畧
不一及何耶抑以所謂疾急治標勢固不暇早計耶論者
謂公舉事爲江南一大劫流毒十年始漸次勦滅嗟乎此
豈公之罪然卽歸公首惡其亦奚辭也公中興四議予得
之友人敝篋中因備錄於篇悼公志之不遂並以著其畧
益知公之崎嶇舉事者不徒也

濱按四議論興亡大計自不可磨謂當日南都初建君
荒臣奸未指斥建議者期於事之有濟惟於 大兵之
強弓勁騎全未道及豈南北阻隔得勿黯於兵勢耶

張太保傳

公諱國維字玉筍號止庵東陽人天啟二年進士授番禺
令崇禎初擢刑科給事中改太常少卿秦中賊起延及黃
鳳徐泗命公以僉都御史巡撫南直而賊勢益橫愈撲愈
熾公方壯年左支右絀鬚髮盡白積勞七載以兵工二侍
郎督理河道會大盜李青山起山東公乘其不備擒之以
功晉兵部尙書是時永城叛將劉超屠御史魏景琦家擁
兵觀望廷議授超保定總兵官公獨抗言曰此賞奸也若
羽翼已成又一曹闖矣密授督鎮方畧共除之超卒伏誅

未幾以誣下獄尋得釋復原官督浙兵餉甫出而都城陷
福王南渡授京營尙書與馬阮不合乞歸而南都不守遂
與朱公大典陳公函輝等迎魯王於台州監國紹興公督
師江上連復富陽於潛諸縣兵馬頗集而人治一軍所部
騷然公疏請於王謂尅期會戰則彼出此人我有休番之
逸攻堅搗虛人無應接之暇此爲勝筭必連諸帥之心化
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於是率諸
將嚴陣與大兵接戰於草橋門士氣十倍會大風雨火
砲弓矢俱不得發遂解散唐王立閩中詔書至魯王不悅

欲返台州不受詔公慮其變生也馳至紹上書唐王曰國
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宜皆同心並力共復國仇功成
之後入闕者王監國退守藩服禮制昭然若以倫序叔姪
定分在今原未假易且浙東人心渙散鳩集爲勞一旦南
拜正朔鞭長不及猝然有變昏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矣
豈敢朝秦暮楚有所左右於其間哉疏出議始定然閩浙
成水火矣自草橋門敗諸將無敢復言戰者興國公王公
之仁上疏言事起時人人有直趨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遂
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尙何忍言臣願率所部沈舟一

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 大兵驅
船入江公命王公統水師從江心襲戰而自督諸軍渡江
復杭州先是馬士英自南中奔至紹欲朝魯王希柄用公
知之參其誤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與阮大鍼依荆國
公方國安會唐王使陸清源賫敕犒師馬阮遂嗾國安斬
之且出檄數唐王罪公聞之歎曰曲在我矣國安逼魯王
南行江上諸軍盡散公追扈魯王至黃石巖國安已斷所
過橋不得進國安馬阮議劫魯王降使人守之會守者病
王脫去遁入舟山公過東陽治兵聞義烏破眾勸公且避

圖再舉公嘆曰誤天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具衣冠
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赴圍池死子亦被戮王公以舟載
其妻子及兩子婦幼女諸孫沈於蛟門下獨往見洪承疇
曰之仁本朝大帥不肯沒身波濤今日來明白死承疇接
以禮強之薙髮不從斬於市 大兵至金華朱公城守甚
堅阮大鍼故與朱公督南中時同事抵金華自言窮迫來
歸朱公憐而納之而大鍼實爲內應金華破屠之朱公自
殺閭家五百人皆自焚死陳公入雲峰山中作絕命詞並
自祭文埋骨記自經死方國安既薙髮降後與馬士英等

並伏誅其時浙東西郡縣前後失守死難者杭州則有同
知王道焜錢塘知縣顧咸建臨安知縣唐自綵紹興則有
兵部主事高岱葉汝楳衢州則有巡按王景亮知府伍經
正推官鄧巖忠江山知縣方召諸生及布衣殉義者會稽
潘集周卜年山陰朱璋諸暨傅曰炯鄞縣趙景麟浦江張
君正瑞安鄒欽堯永嘉鄒之琦其尤著云王道焜字照平
錢塘人以天啟元年舉於鄉崇禎時爲南平知縣遷南雄
同知會光澤寇發其父老言非道焜不能平撫按爲請詔
改邵武同知知光澤縣事撫勦兼施境內底定莊烈帝破

格求賢盡徵天下賢能吏撫按以道焜名聞方待命而都城陷微服南還及杭州失守遂投繯死顧咸建字漢石崑山人大學士鼎臣曾孫也崇禎十六年進士授錢塘知縣甫之官聞京師陷人情洶洶咸建戢奸宄嚴警備巡按御史彭遇凱以貪殘激變賴咸建調護事甯而民免株連及南都失守鎮江守將鄭彩等率眾還閩緣道劫掠咸建出私財迎犒乃歛威去亡何馬士英擁兵至頤之大將方國安兵亦至咸建謀於上官先期遣使行賂兵乃不入城四鄉多被淫掠城中得無擾時監司及郡縣長吏多逋竄咸

建散遣妻子獨守官不去潞王既降咸建不至尋被執死
之懸首城上暑月一蠅不集顏色如生唐自綵達州人爲
臨安知縣杭州失守自綵與從子階豫逃山中有言其受
魯王敕陰部署爲變遂被捕獲自綵麾階豫走不從竟同
死高岱字魯瞻會稽人崇禎中以武學生舉順天鄉試魯
王授爲職方主事及紹興失守卽絕粒祈死子朗知父意
不可回先躍入海中死岱聞之曰兒果能先我乎自是不
復言數日亦卒葉汝楨字衡生岱同邑人由舉人爲兵部
主事聞變與妻王氏出居桐塢墓所並赴水死王景亮字

武侯吳江人崇禎末登進士仕福王爲中書舍人唐王立
擢御史巡撫金衢二府兼視學政伍經正安福人由貢生
爲西安知縣唐王超擢知府事鄧巖忠江陵人由鄉舉爲
推官衢州破經正赴井死景亮巖忠皆自縊死魯王所遣
鎮將張鵬翼亦死之方召宣城人署江山縣事金華被屠
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吾義不當去然不可以一人故致
闔城被殃遂封其印冠帶向北拜赴水死士民爲收葬立
祠祀焉

汪有典曰嗚呼金隄應壞卽王尊之一身難填塊肉當存

則世傑之危舟不覆無如瓠子值效靈之秋而崖山丁曷
喪之日也是故納肝無救於衛滅藏血何補於周亡素車
白馬怒濤江上奚濟於吳沼哉文山疊山之痛公所由致
恨於畢命時也朱公大典不能持廉既被劾削籍復深結
馬阮得官卒以援大鉞致內應而城陷被屠雖傾命足以
明心然君子惜之矣善夫小人不可與作緣也夫

濱按結論沈鬱蒼茫如聞錢塘怒濤悲壯之氣不可制

止

吳大尹傳

公諱繼善字志衍太倉人崇禎丁丑進士生平負志節急人患難鄉先生張公溥宿學老儒爲里中兒所構勢張甚公銳身營救卒以免大司馬馮公元颺聞而嚴重之願與交已得慈谿令司馬其邑人益相引重而長安名公卿爭揖公矣丁內艱未之任嘗遊黃山凌躡絕險慨然曰今天下將亂大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爲國家馳驅奔走有如此遊也已而得蜀之成都成都在數千里外又荆襄陷沒江鄂道斷賓客途巡勸少留公曰吾既受命矣人臣守官其

敢以利害辭且今日何樂土之有召所與游置酒張樂引
滿訣別當是時蜀事孔棘文武大吏無一人肯辦賊劍門
夔峽諸險皆已失而蜀府金縉累數百萬恡弗用公痛哭
於王之朝以書諫王曰高皇帝眾建藩輔碁置繡錯數年
以來蹈命亡民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真有敗道失德見
絕於天也直以擁富貴之貲狃便安之計爲賊所利而不
思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闕失守曹
闞姚黃陸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
邊不在腹若設重戍於夔關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

帝亦屬羹庾黑水陽平更多歧徑乃欲坐守門庭謂爲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藺盭撲滅獻賊逃遁正以藺兵力有虧獻之地利不習今者荆襄撤其藩籬秦隴寒其唇齒揣量賊情益無瞻忌而欲援引前事冀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於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甯踰湘漢此可恃以無虞彼何爲而失守且城如孤注救援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累卵不足喻其危厝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爲殿下計宜召境內各官諮諏謀議發帑金以贍戍卒散朽粟以慰饑氓出明禁以

絕廝養蒼頭蠲積逋以免流離溝瘠募民兵以守隘結吏
目以資援政教內修聲勢旁震則可易危爲安轉禍爲福
苟或不然蜀事誠莫知所終矣竊爲殿下危之王見書太
切不無動特以祖宗之法不典兵不與民事不敢有所爲
公再三告以高皇之制於諸王寄以討賊委之保邦萬一
不戒以至失守王縱不愛身獨不恤國家不念祖宗乎終
弗從公撫膺歎曰事不可爲吾死此矣遂喋血自誓居無
何成都陷罵不絕口賊齧而割之一門四十餘人同日併
命友人季曾貫亦與焉家人五郎者免矣奮赴賊曰吾主

與主母死矣義不忍獨生慷慨嘗賊而死

汪有典曰嗚呼明之末造賊勢燎原帑乏瓊林之聚兵多
祈父之呼諸藩坐擁重貲不顧縣官之急卒亦陷亡爲賊
所有豈不重可歎哉楚府之亡也賀公逢聖請貸金贍軍
王不予既陷賊取宮中積金百餘萬輦載數百車不盡秦
府之俘也天寒冰結不肯人給一棉衣福府謹錄鑰牡坐
視軍民楊腹死賊手而王卒爲賊醢今蜀亦然豈所謂金
淫者昏與抑鬼矚其室人固莫如何與其愚也尤伺爲
太倉沈公雲祚傳其論曰獻忠破蜀時有成都令雲祚同

里人賊脅之降陞爲禮部尙書既以郊天文失格復殺之
闔家殲焉其指蓋謂公也予按吳偉業並鄒綺所爲公傳
具載死事明白而偉業綏寇紀畧所云降賊爲禮部尙書
以郊天祝版不敬杖之百閤門自經者爲南充江鼎鎮則
非公可知且非太倉人無疑矣然陳鼎所爲沈雲祚傳未
載同時死難者如巡撫龍文光總兵劉佳胤御史劉之渤
推官劉士斗長史鄭安民教諭姚思孝太常卿尹伸給事
中吳宇英雲南按察使莊祖誥東流知縣乾日貞工部主
事蔡如蕙禮部員外李含乙進士王起莪舉人江龍騰鄆

令趙嘉煒諸人言之詳矣而獨不及公何歟豈兵燹之餘
傳聞異辭歟抑君子之死王事其姓名之存沒有幸不幸
歟予故附著於此以俟考焉

濱按明季姚天動黃龍十三家賊擾亂川北原本與明
史俱作猺黃今改正之

與新時錄黃令節五之

竟之明率無大節後第十三

與新時錄黃令節五之

前相其備後時者必以

今世漢學猶以有久非決

王太守傳

公諱行儉字質行宜興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郎中出知荊州府改重慶府張獻忠陷夔州重慶宿重兵公撫馭有方時總兵趙貞吉失律公請於巡撫釋而用之後與賊相持數年果得趙力賊縱橫巴蜀惟重慶苦戰死守獻忠奪佛圖關用火具攻重慶時漢中已破瑞王來奔闕南道陳縑及隴右士大夫挈家從之城陷賊俘巡撫陳士奇知巴縣事王錫暨公縛之演武場將殺之俄而雷電風雨大作獻忠對天詬曰我殺人與天何涉架飛礮

向天擊之諸公皆遇害公罵賊益厲賊剖公縷析之肉盡
不仆端坐若禪定然見者咋指曰王太守真天人也

汪有典曰嗚呼夫無身於心者幻人可以寒烈鑊况取義
成仁者哉老子曰吾所大患以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
患由公觀之其不幸城陷被擒而死也其所大患乃在無
身苟公有身又何患哉嗟乎此固不可與彼家者流同日
語也

陳中丞傳（附王錫等）

公諱士奇字平人漳浦人天啟乙丑進士歷官四川巡撫
崇禎壬午蜀中姚黃賊亂川之東北公與道臣陳公其赤
葛公徵奇郡守王公行儉巴令王公錫營將趙貴等殺賊
於重慶於順慶於定遠設奇夾勦大獲全勝斬首一千七
百餘級擒賊魁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救難民數萬賊喪
膽竄去癸未冬公別調候代瑞王自漢中來奔總兵趙光
遠擁兵二萬爲衛突入保甯蜀人大恐公馳赴之責光遠
曰兵以衛民若退守陽平關爲吾捍衛吾不惜三萬金犒

軍若徒頓此以洵風鶴吾頭可斷餉不可得也光遠乃退屯陽平公請王以三千騎入處重慶民竟無譁明年四月始以川北道龍文光代而張獻忠陷夔州人言公已受代謝事宜速去公不可遣水師曾英以火攻殺賊於忠州擊沈其舟百餘艘賊死以千計又遣趙榮貴禦賊於梁山奮斬三百餘級所獲賊騾馬弓箭無筭賊憤恨悉眾來攻重慶之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賊之由涪上也江路所必經公宿重兵以守獻忠以六月八日入涪分舟師泝流犯峽而已則登山疾馳一百五十里破江津縣掠其船順流下

不三日而奪佛圖闕重慶山壁立而水環之惟南錦門佛
圖闕通一綫賊旣得闕則銅鑼峽反出其下兵驚擾不能
支賊發民墓凶具負之以穴城而置大砲爲火攻城遂陷
公被執獻忠欲降公公厲聲曰吾大臣也恨不從先帝左
右今死封疆吾願也豈有降賊之顏平原乎痛罵不屈賊
大恚曳公出支解以死忽震雷四發烈風暴雨飄瓦吹砂
大木盡拔操刀者自相斫獻忠驚且仆瑞王之奔自漢中
也關南道陳羽白與之俱隴西士大夫多挈妻子從故衣
冠死者甚眾王在執雷方震賊祝曰若再雷者釋之旣而

王竟不免錫新建人崇禎十三年進士令巴縣嘗從公殲
土寇彭長庚之黨又斬姚黃賊魁馬超至是賊衆巨板穴
城錫灌以熱油多死及被執大罵抉其齒罵不已捶膝使
跪益屹立執至教場縛樹上射之又瘳而烙之旣死復燬
其骨指揮顧景聞城陷入瑞王府以已所乘馬乘王鞭而
走遇賊呼曰甯殺我毋犯帝子賊刺殺王景遂死之文光
馬平人天啟二年進士以川北參政代公巡撫四川聞命
與總兵劉佳胤率兵三千由順慶馳赴之部署未定數日
而城陷賊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於東門之外將戮

之忽有龍尾自天下垂賊以爲瑞遂停刑文光隹亂卒不
屈死之瑞王之死也有氣衝天王端坐其中冉冉而上人
謂之兵解云

汪有典曰嗚呼甚矣夫忠臣義士之難也如公之大節卓
卓而吳偉業謂其性傲卒無他籌畧又謂迂緩不達時務
緣劾免侯代軍不放糧無與分遮十三隘口賊至巫山梅
子坡而饑以無兵故入然以謝事受代之人而當危疆之
岌岌獨冒患難不惜軀命以殉君父顧可重非乎哉又云
榮貴望風走英與戰而敗與他書異此固君子所慎重而

不敢輕議也

史外卷二十三終

人不盡規以爲難者皆所文亦會猶卒不

鳳來文相正文及此書像畫天玉徽坐其中出而而止人

情文及此云二年也七以川也參文也

皆會也曰熱則甚矣夫執曰善其文機也故矣大猶卓

卓則吳會備精其詳也本體也其學及情要終不登用悉

皆會也曰熱則甚矣夫執曰善其文機也故矣大猶卓

卓則吳會備精其詳也本體也其學及情要終不登用悉

皆會也曰熱則甚矣夫執曰善其文機也故矣大猶卓

卓則吳會備精其詳也本體也其學及情要終不登用悉

史外卷二十四

閩典史傳（附陳明選等） 參青門臚藁

公諱應元字麗亨順天通州人崇禎十四年爲江陰縣典史以平賊功遷廣東英德縣主簿道阻不赴寓居邑東之砂山南京亡州縣多起兵自保然不數日輒拔而江陰彈丸邑死守八十餘日始下蓋公之力居多乙酉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以閏六月朔懸太祖御容明倫堂率眾拜且哭士民聚者萬人奉新尉陳公明選主兵事以徽人邵康公爲將而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失利 大兵

吳外 卷三
逼城下徽人程璧散家財二萬五千金充餉而身乞師於
吳淞總兵吳志葵志葵至璧遂不返康公戰不勝瑞龍水
軍亦敗去當是時勢危急陳公謂眾曰吾智勇不如闔君
此大事須闔君來則夜馳騎往迎公公投袂起率家丁四
十人夜馳入城當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纔及萬又餉無
所出公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
餐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器貯堞樓勸輸巨室令
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布帛及他物者聽於是圍城中有火
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他酒醕鹽鐵芻藁稱是分城而

守武舉黃畧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公守西門公自守

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當是時大軍薄

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

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大軍殺傷甚眾乃架

大礮擊城城裂公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絙護之取空棺

實以土障潰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入運一大石塊於

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公乘月黑束藁爲人

人竿一燈立睥睨間匝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

城斫營者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

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
軍却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閣
君雅故爲我語閣君欲相見公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
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語公宏光
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公曰某明朝一典史耳
尙知大義將軍昨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
敵前騎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公偉軀榦面
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少寬然
輕財賞賜無所吝傷手者爲裹創死者厚棺斂醢醜而哭

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不呼名陳公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 大軍畧地蘇松者旣連破大郡濟師來攻面

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公罵曰敗軍之將被擒不速死奚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公厲聲曰甯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公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聲相應竟三夜罷大軍旣覘知城中無降意攻逾疾梯衝死士鎧冑皆鑕鐵

刀鋒及之聲鏗然刀鋒口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
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相聞公慷慨登陴意氣白若日月
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俄陷
大軍從烟焰霧雨中蜂擁而上公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
者八所當殺傷以十數再奪門門閉不得出公知不免踴
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公遂拽
出良佐見公至躍起持之哭公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
耳一卒持鎗刺公貫脛脛折踣地大呼速斫我不絕口遂
死之是爲八月二十一也凡攻守八十一日 大軍圍城

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屍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許二公舉家自焚死其他可紀者訓導馮公厚敦冠帶縊於明倫堂姊及妻王結衽投井死里居中書舍人戚公勲令妻及子女子婦先縊乃舉火自焚血書在壁屋毀壁立每陰雨字血逾鮮舉人夏公維新諸生王公華呂公九韶自刎死貢生黃公毓祺字介子好學有盛名精釋氏學與門人徐公趨舉兵行塘以應城內兵及城陷兩人逸去明年冬徐公偵江陰無備率壯

士十四人襲之不克皆死黃公旣逸去避江北其子大湛
大洪被收兄弟方爭死而黃公爲怨家所告捕繫江甯獄
將刑其門人告之期命取襲衣自斂跌坐而逝黃公有詩
云可憐上帝如泥醉自笑遺民與石頑公子晞亦同坐晞
妻黃死最烈自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忠義顧自靖耳天不必擇而授已亦不必
擇而蹈也然背叛者往往出於崇高富貴之流卑官末秩
與夫市井草莽殊硜硜焉計無復之歟抑竊慕名高歟宋
黃萬石叛降元帳前卒米立不屈繫獄萬石諭立曰吾官

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耳但三世食趙氏祿趙氏亡何以生爲立乃陣上生擒合死之人與投拜者不同遂死之闔公亦倣此意而智謀忠勇抑又過之其他諸公名位亦甚微卒與之同盡彼之富貴何其重此之性命何其輕夫誠審所處也遂以安之也

濱按文末云公子晞及晞妻黃自有傳集中無有也豈青門稿中語先生未及削耶

... 亦不其... 惟

... 文未... 亦... 中... 亦...

... 亦...

富貴... 其重... 其命... 其神... 夫...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合...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鄧文學傳（稍易變雅堂哀辭）

公諱雲程字扶風黃岡人狀貌瓌偉才氣縱橫弱冠補邑諸生負武勇有膽智以報國自矢時李自成張獻忠二賊猖狂至尊肝食而在事諸臣無一可仗居政府者尤下劣不堪公大書榜其門明肆醜詆見者爲公危勸收門榜公笑曰是廝方黷貨揀擇金珠無虛日奚暇殺我萬一殺我則是改其常度未免好名國家之福也聞者皆笑之卒不收門榜禍亦不及居無何賊逼黃郛游騎至外郭城中無糧無兵守令惶懼亟召公計事公歎曰事至於此不但生

聚教訓爲隔世事並徵發科派亦無及且不可矣獨有不
肖一軀可塞餓虎之蹊耳誠願不愛死守令壯之而難其
不敵握公手意悽愴公揮手與別卽就儒衣結束持一鐵
鞭重四十斤長五尺許縋城而下獨當賊衝三晝夜賊不
至相傳賊謀戒賊城中有一偉丈夫力能扼虎善設伏出
奇慎勿近且稔空城無資重破之何益不如并力北向無
使捷足者先得之遂麾其衆去公得無恙然更快快恨未
得一當賊且若有隱憂者守令將以聞撫軍臺使者議題
叙旌獎公皆固辭閱三年甲申三月賊陷京師烈帝殉社

穆公北望號吼嘔血數升遂投水死人謂公未沾一命可
不至此同里友人杜濬曰噫是豈知其然哉夫先帝之失
天下與從來之失天下者不同從來失天下者或以昏庸
或以淫虐或以驕奢各有當失之道而先帝延熹宗垂絕
之緒雖首除逆奄而百度皆廢從而苦心焦思節節整頓
如器已欹手扶正之如水已覆又別注之而遭天不弔約
已菲薄而財愈匱下詔哀痛而賊愈熾蓋孤撐獨立以至
於十有七年可謂創業未半而羣臣不肖併力壹迹相與
亟起而亡之也故嘗論先帝貴爲天子而賦命之薄若以

下況於士類猶劉蕡之不第李廣之不侯有足深悲者未嘗享天下一日之樂而以有道蒙亡國之名千古之奇冤也赫斯按劍后主同殉古今之至痛也是以升遐之後數年之間人心未死普天率土如喪考妣以予所知庠校名士若太倉王元達奔哭文廟焚棄巾衫江都高生自縊於廡下而爲佛之徒若僧顓愚亦灑涕辭眾不知所往甚至深山窮谷愚夫愚婦有傷心之極闔門不食而死者何其奇也迨又越數期向時寡廉鮮耻且前且卻倖生觀望之輩徐出而呈身而俊傑彙征時務之外一無所識則風氣

爲之一變浸淫以逞呵堯罵舜訾讐顛倒無所不至而以爲猶未也則烏知其底止哉宜君之不忍聞見忽忽狂走而寄死於洛南之橫谿於是爲哀辭一章以慰其魂曰維國恩之浩蕩兮食其糈而若其訓者垂三百年何斯人之但知有已兮付祖禰於棄捐物交物則化物兮致本心之蕩然固宜君之忿忿兮常斫地而問天嗟天亦有古今兮謂將正而彌顛負登陴之雄槩兮失禦寇之長鞭君是以又忽忽狂走兮蹈大河而弗還諒在鬼而爲雄兮魂魄毅而誰憐幸有子之克孝兮不忍親之不傳吾其敢愛一辭

韓祖心沈
眉生王元
達吳次尾

兮當桑梓寂寞之日而不著其猶有一人焉與韓沈王吳
諸君子兮差抗首而齊肩於戲求孝子於忠臣之門兮道
固美夫循環

兩林公傳

林公汝翥字大葳福清人萬曆間舉於鄉授布縣令天啟三年以擊白蓮賊徐鴻儒緝妖人王普光等功擢御史四年巡視京城民曹大妻與人奴忿爭不勝服毒死火者曹進傳國興率衆大掠奴主家擊傷其主刑官不敢問公捕得進進懼劾請受杖卽杖之五十國興邀於道罵不已公收繫之亦請受杖復杖之魏忠賢大怒立傳旨廷杖公先是數日工部郎中萬公燦以言事忤忠賢羣閹毆殺之公懼死杖下逸去首輔葉向高者公舅氏也羣璫疑公匿向

高所則列兵圍向高第大索婦女無得免者當是時諸輔
臣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咸畏縮不敢言向高移居
郊外遜位去蓋宰相之不足恃如此公遂詣順撫上聞卒
杖之削籍歸崇禎初起官右參議分守溫處道不赴久之
起瓊州道坐奸民煽亂貶秩歸福王時起雲南僉事已而
解職魯王次長垣召爲兵部右侍郎與吏部郎中林公塗
攻福甯戰敗被執諭降不從繫之吞金屑死
林公塗字子野侯官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海甯令甫一月
而燕京陷東南所在變起邑鎮李刀三故大家奴乘間煽

眾爲亂逼邑震恐公密遣人縛至對眾杖殺之其黨股栗
從篋中出一紙曉於衢元兇旣除餘悉不問眾歡呼釋兵
一邑安堵於是威名大著性淡泊無嗜欲厨傳蕭然不知
肉食吏伺其乏啗以金公張兩手示之若睽我十指骨相
從何處受金耶明年解綬歸唐王授以吏部郎未幾唐王
去江西而魯王由海入閩公往從之告其父曰兇當死久
矣守海寧當死扈從駐鐔州當死兒今不死失人臣之分
貽父母之羞乃苴履負戈率先戰士死於陣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未有變亂祖宗之制而其國不覆亡

者也明太祖懲前代之失於內官特加厲禁法至善也至
永樂則大變其制祖訓中人不得預外事永樂則有出使
者矣有採辦者矣有東廠刺大小事情以聞者矣不令典
兵永樂則有鎮守者矣有詐傳詔旨擅役軍民者矣有奪
去參政兵致王師覆沒者矣見公侯大臣叩首惟謹永樂
則有誣劾忠正鎮臣有異謀者矣有尙書繫內官監者矣
有總兵都督低眉俯首悉聽中官指使者矣有讒譖皇太
子詐傳上意注趙王致羽林變起幾危社稷者矣不許識
字預政與外官交結則有內書堂之設令大學士授小內

使書矣馴至秉筆之闈乘機專政王爵天憲悉出其口生
殺予奪任已愛憎大權旁落宰相皆其私人矣易曰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又曰履霜堅冰至可不懼哉永樂以其陰
賊之性資狗兔諸閹之力遂其篡奪之謀不能無猜忌於
中外思以腹心參之以故於諸內侍寄筆札稱肺腑則雖
祖訓鐵鑄視若弁髦始之詬厲建文變亂官制者已亦旋
蹈焉蓋其逆惡無心肝如此而在廷諸臣多建文舊人失
節忘義專務容悅以固位苟祿又親見袞袞忠義屠戮之
慘則益劫於積威之勢而不敢援祖訓以強諍凡永樂所

欲使其私圖者曲意以從亦因寄耳目於內侍出漏天子之言於已入揚已之譽於上於是大臣自輕而宦官重大臣自賤而宦官貴大臣自媮合而宦官益縱肆至於天啟大臣則又庸惡陋劣仰鼻息於宦官而莫必其命葉向高號稱賢相甘受宦官之侮且去位以避其鋒而莫敢與之爭同時宰相韓爌等俱闕口奪氣亦不敢率臺諫助之攻溺晉庭者謂必無人爲漁陽摻搗者大號於屍冢之間豈不以此也乎張父趙母誰憚不爲竊太阿遷龜鼎直須時耳悲夫凶家害國禍始作俑永樂之罪可擢髮數哉

王副使傳（附夏萬亨等）

公諱養正字聖功一字蒙修泗州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官
兵備副使十一年公爲襄陽府推官是時羣盜張獻忠等
引衆數十萬據穀城僞降制府熊文燦文燦信之全楚兵
吏皆以爲不可文燦不聽公出入賊中知賊降非實不敢
與撫賊功已而賊果叛久之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
時天子綜覈羣臣惴惴每有大獄輒懸揣意旨或持兩端
相避不敢爭而公獨多所執奏奉命恤刑江西巡歷十三
郡多所平反旣還朝擢知南康府九江土賊鄧毛溪熊高

聚眾山谷間南康人恇懼議請兵公移疾閉閣臥陰遣間說鄉兵殺賊居數日賊盡殲一方賴之福王時進副使分巡建昌南都既覆大兵下江西諸郡皆望風潰公與布政夏公萬亨知府王公域推官劉公允浩南昌推官吏公夏隆等飲泣誓師堅城拒守會所徵滇兵叛內應城破被執赴武昌見王兵者過南康人號泣隨之公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臨難日王兵者再三說使降卒不屈妻張聞之亦絕粒死時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夏公字元禮崑山人起家舉人南康失守避建昌與公同死妻顧子婦

陸及一孫孫女先赴井死僕婢死者復十餘人王公字先
壽松江華亭人舉於鄉歷官工部主事權稅蕪湖都城陷
諸權稅者多以自入王公歎曰君父遭非常禍臣子反因
以爲利耶悉歸之南京戶部尋由郎中遷建昌知府與劉
公史公同日死劉公掖縣人史公宜興人皆崇禎十六年
進士同死者六人其一人失其姓名建昌人哀其忠哀而
瘞之表曰六君子之墓

汪有典曰嗚呼公宦遊半在江西而江西號文章節義之
鄉一時名宿如姜公日廣袁公繼咸楊公廷麟黃公端伯

皆天下有道高名之士公從之遊時輒與諸生講論道義
修復白鹿洞學舍黃公與公同年友善設精舍廬山下日
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是年黃公盡節於南京明年
袁公死於燕市楊公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公起兵南
昌戰死凡皆講學之功而友生切磋之力也風雨如晦鷄
鳴不已惠而好我攜手同歸盛乎哉

清獻公與公同年友善設精舍廬山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是年黃公盡節於南京明年袁公死於燕市楊公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公起兵南昌戰死凡皆講學之功而友生切磋之力也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惠而好我攜手同歸盛乎哉

黃相國傳（附賴雍等）

公諱道周字幼平號石齋福建鎮海衛人家貧業農年二十四始發憤讀書鬱然負公輔之望然不屑應童子試郡縣禮聘之數始芒鞋布衣出登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歷編修監修國史實錄故事經筵展書官奉書膝行公謂膝行非禮也平步進魏啗目攝之不爲動未幾乞歸崇禎元年起原官故相錢龍錫坐袁崇煥事逮治媒孽者且興大獄天子怒不測公草疏救之貶秩三級而龍錫卒得減死九年臺省交章論薦擢右中允明年遷少詹事兼侍讀

學士公負重名天下望以爲相而性慙直好面折廷諍時相多舒緩養交浮沈取大位公羞之不忍爲天子一日開文華延詞臣問以用人理財策公據古今條對甚切上亦名重之呼先生者三久之楊嗣昌奪情用爲兵部尙書尋入閣而宣大總督盧公象昇丁艱嗣昌薦陳新甲代之亦自喪中起公念國家卽無人奈何數以墨衰從政貽後世笑慨然思論之仰視熒惑逆行太白晝見嗣昌所籌寇事滋失策顧謂馮公元颺等天象如此此人必誤國宜率同列爭之公前召對時被譴訶幾不免矣中夜讀書至宋臣

真德秀傳撫几歎曰古人立朝一月三十六封事而吾儕
默然已乎每見詔書有不便輒屏人削牘不起草手自書
之一字更定卽曰此誠不足以格主屏弗奏其欲糾嗣昌
也爲數劄子論邊事寇事其一言奪情並論新甲未上也
會上傳部院舉閣員馮公謂枚卜無出公上者獨苦其好
言事疏入或觸忤卽推且勿用公重國事於已進退固弗
恤而馮公等遣所知日守之曰公得政所挽回者大奈何
必以口舌爭卽輕宰相獨不爲天下計乎以此久不發已
而上竟相嗣昌等五人公不與上素知公學行謂其性偏

執非救時相故後之公亦非以不相少有缺望特恨爲同
列誤不早擊嗣昌竟就初稿爲三疏以進上之相嗣昌疑
非朝士意公又眾所推而出身強諫憚其辭直欲以理折
服召於平臺切責之公屢辨不屈公卿見上變色戰栗流
汗嗣昌陽引咎徐出微言挑激帝怒公引大義力爭終無
撓辭既對畢叩頭入班上目而斥之曰佞口公再入至上
前叩頭起復奏曰請爲上分別忠佞反復又數百言上怒
甚縱校在殿下惴惴將有所收縛上終以儒者優容之奪
三官得江西幕寮以去嗣昌虛恢自用又煩碎無大畧其

上夔陵也偕幕士飲酒賦詩流連名勝好形家術過梵刹
邱隴舉鞭馬上指興替以占驗否取華嚴第四卷謂可詛
蝗已旱下教郡邑且以上聞上亦知嗣昌麓疎言過實不
足仗顧已撓羣議用之庶一出行師邀萬一功有以謝天
下然竟用以敗公言乃大誚而賊已躡秦隸晉逡巡畿輔
明事益不可爲矣公之旣貶也江西巡撫解學龍特薦公
上怒爲黨並逮治辭連黃文煥陳天定董養河俱下詔獄
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徐仲吉疏救皆予杖納言馬思
理左右仲吉刑部主事吳文熾訊問遲緩亦杖公繫獄吏

日奉紙筆乞書爲書孝經百二十本感明夷事著易象正
方草十二圖錦衣校徵急公恬然謂曰俟吾畫一圖成就
逮耳擁之去至北寺就訊時奸黨必欲殺公尙書劉澤深
謂公不宜以建言誅得遣戍廣西旣嗣昌敗復故官致仕
歸福王南渡以少宰召晉秩尙書公不欲出馬士英諷之
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乃不得已
趨朝陳進取九策而朝政日非正人多擯不用公自請祭
禹陵夜泊龍江關夢高皇帝至厲聲曰卿竟舍我去耶對
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旣報命而南都陷從唐王陳四

通四塞三師入友議遂首政府時政歸鄭氏將帥觀望無
肯出死力公憤自請募兵江西號召義勇在廣信無兵與
餉徒以忠義激厲旬日間有衆萬餘與楊公廷麟萬公元
吉遙爲聲援部伍畧定出軍徽州兵潰被執至江甯絕粒
四十日不死夫人蔡氏聞之貽公書謂忠臣有國無家勿
以內顧爲念內院洪承疇以公同鄉使人致意公罵曰承
疇死久矣此必無藉小人冒名耳遂被囚繫赴義時過東
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遂畢命方刑
時從者請曰公萬年契濶請以數語遺家乃裂衿齧指血

大書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同死者
中書賴雍蔡紹謹等數十人俱先候於笄橋不知也忽仰
視謂行刑者曰黃公去矣冉冉乘雲而上矣我輩宜速從
之遂俱死公精於易歿後家人於篋中得一小冊自推終
於丙戌年月日俱不爽云

汪有典曰嗚呼觀於烈帝之用人而知明之亡也決矣卽
位甫三載閣臣受重譴者九人享國十七年易相凡五十
餘人如置棋然局屢更而局屢敗無他好疑自用而與臣
下爭勝也他不具論其戊寅之舉閣員也帝意已屬嗣昌

故特駁廷推以彰獨斷示不測其始也假英察之名濟剛
復之私其繼也因剛復之私致眩迷之失措置垂方萬事
瓦裂至嗣昌二府三州十九縣之陷密本已達在廷諸臣
秘不令知護前如此獨何心哉蓋其所相五人自嗣昌外
程國祥倡間架之說蔡國用持朋黨之議沈復粹朝夕奉
佛方逢年望風雅拜而已此皆齷齪駑材堪任以軍國大
計乎夫欲得仗節忠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如公
之面折廷諍雖古社稷臣何以遠過帝顧以其強直疏之
獨於庸鄙畏蕙貪汙陋劣之夫不惜委命焉夫以祖宗數

百年艱難締造之天下不勝其忿忿之心與臣下爭一日之勝以僥倖於不敗臣皆亡國或亦不盡然乎

史外卷二十四終

史外卷二十五

路閣學傳

公諱振飛字見白北直曲周人天啟五年進士除涇陽知縣大吏諂魏忠賢將建祠涇陽公執不從邑人張問達忤闈坐追贓十萬公故遷延闈敗事解流賊入境擊却之崇禎四年徵授御史疏劾周延儒卑污奸險黨邪醜正祈立斥以清揆路被旨切責未幾陳時事十大弊曰務苛細而傷政體喪廉耻而壞官方民愈窮而賦愈亟有事急而無事緩知顯患而忘隱憂求治事而鮮治人責外重而責內

輕嚴於小而寬於大臣日偷而主日疑有詔旨而無奉行
疏入詔付所司六年巡按福建俸滿以京卿錄用八年夏
帝將簡輔臣公言枚卜盛典使夤緣者竊附則不光如向
者周延儒溫體仁等公論俱棄宅揆以後民窮盜興辱已
者必不能正天下時延儒已斥而體仁方居首揆銜之假
他事激帝怒謫河南按察司檢校入爲上林丞屢遷光祿
少卿十六年秋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明年
北都陷福王立於南京河南副使呂弼周爲賊節度使來
代公進士武愷爲賊防禦使招撫徐沛公擒之竿弼周法

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礮之縛憐狗諸市鞭八十檻車
獻諸朝伏誅五月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乃罷公公亦遭
母喪家無可歸流寓蘇州 大兵破南京唐王自立於福

建拜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每責廷臣
怠玩公進言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
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
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
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
皆臣所憂也其言曲中王短云汀州破自縊於邵武山寺

汪有典曰嗚呼公嘗謂海賊情形謂巡撫鄒維璉不能辦
語侵之維璉罷去命甫下數奏捷乃力暴其功維璉復召
用其期濟國事而無成心如此從唐王於除夕時賦詩云
仗劍以從戎自憐轉自喟黔驢欲噬虎病馬思追驥匡濟
術渺然進退兩無致漂泊海舟中面目亦堪恚天心或垂
憫俾全名與義寸衷百慮縈竟夕不成寐雞鳴又一年歲
月悲空棄或謂於柄國酬知之日乃作垂首喪氣之語足
見不昧心人嗚呼吾未見人苟昧心而得爲忠臣義士也

詹大理傳

公諱兆恒字月如江西永豐人崇禎四年進士授甌甯知縣十一年徵授南京御史十二年巡按蘇松常鎮諸郡法紀嚴肅吏民畏戴之十四年夏言燕齊二十里間寇盜縱橫行旅阻絕四方餉金滯中途者至數百萬請申發京軍勦滅又言楚豫之疆盡青憐白骨新徵舊逋斷無從出請多方蠲貸帝並采納明年賊陷含山犯無爲劾總督高斗光又明年秋賊陷廬州臨江欲渡陳內外合防策再劾斗光請以史公可法代斗光遂獲譴時江北民避亂盡走南

京公慮賊謀闌入處之城外爲嚴保伍察非常奸宄無所
匿福王立公上疏言目前大計兵餉爲急今北漕已漸入
南而停泊江淮者尙眾運弁旗甲折乾盜賣弊蠹不一而
足宜申勅計臣將在淮者令督臣路振飛督之在京口者
令漕臣白抱一督之星夜押發啣尾入南除補給京軍月
糧外尤宜立運登庾無久露泊江干以資寇糧從之未幾
陞大理寺左丞馬士英薦阮大鍼詔冠帶召見公言自崔
魏煽禍毒危宗社先帝入繼大統芟除內難慮奸人凶
黨窺伺生心於是欽定逆案頒行天下以首惡正兩觀之

誅黨從列春秋之案凜如也然御極十有七年此輩日夜
合謀思燃溺灰幸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今梓宮夜雨
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仇耻未復悲痛常在聖心
而忽召見阮大鍼還以冠帶使屢年欽案遽同糞土豈不
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乎疏奏命錄逆案進覽公
繕寫進而士英亦進三朝要典矣大鍼竟起用遂作蝗蝻
錄盡羅天下賢良指爲東林惡黨而公亦與焉公遂以大
理寺左少卿引疾去唐王立拜兵部左侍郎佐黃公道周
協守廣信廣信破奔懷玉山聚眾數千人自保尋進攻衢

州之開化縣兵敗死之

汪有典曰嗚呼福王之立也特爲逆黨然旣灰之燭了仇讎報復之局於君父宗社毫無交涉也故如福王者明室之梟獍馬阮之鷹犬而諸正人君子之豺狼也天生是人亦間氣也哉

南渡匆匆猶復鈎黨肆惡緹校四出冀一網而盡卒之燭火兇熾已與宗社而俱熄徒資後人之感歎而已矣

陳文忠傳（附張家玉等）

公諱子壯字集生廣東南海人萬曆四十七年賜進士第
三授編修天啟四年主浙江鄉試發策刺奄暨削籍崇禎
初起故官累遷禮部右侍郎溫體仁當國盛稱主上神聖
臣下不宜異同公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勳戚
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
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
體仁意阻遂成嫌隙而海內多故帝思廣羅賢才下詔援
祖訓郡王子孫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驗授職公慮爲民患

立陳五不可會唐王上書歷引前代故事誡公遂除公名下之獄當上之從信邸入也篤宗廟厚同姓以崇重諸侯之禮數召見宗人遴其才擢之官欲以通宗祿之窮而變其制至是發金匱書得高皇帝制曰宗室子孫入爲中朝官者得以其階換授有司議議者曰將軍中尉皆一品官如此卽三公九卿一朝而盈廷者數百人非所以爲法上拂然曰親親任賢古之道也何不可卻其奏公主覆奏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隳藩規溷銓政上以其阻詔間親下於理久之始得釋而宗人涖官多不法公私苦之

公以廷臣薦起故官協理詹事府未上京師陷福王南渡
起禮部尙書未赴南京亦不守唐王立福建召相公以前
議宗室有宿憾辭不行唐王沒永明王授東閣大學士兼
兵部尙書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是時唐王弟聿鏘
亦立於廣州 大兵入聿鏘被執公止不行明年春故庶
吉士張公家玉與貢生陳公邦彥等先後起兵公亦起兵
九江村與約共攻廣州結故指揮使楊可觀爲內應事洩
可觀死公駐五羊驛爲 大兵擊敗走還九江村長子上
庸陣歿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公以故主事朱實蓮攝

縣事實蓮公邑子也巳而 大兵克高明實蓮戰死公與
而炫俱執至廣州不屈被戮公母自縊永明王贈公番禺
侯謚文忠而炫字章闇高明人由進士厯上海安肅知縣
唐王時擢御史實蓮字子潔由舉人厯官刑部主事初聿
鏘之立於廣州也召南海霍子衡爲太僕卿子衡字覺商
舉萬厯中鄉試厯袁州知府及官太僕而廣州不守乃召
妾莫氏及三子應蘭應荃應芷語之曰臨難毋苟免若輩
知之乎三子皆應曰惟大人命子衡大書忠孝節烈之家
大字懸之中堂易服北向拜又易緋袍謁家廟先赴井死

妾從之三子偕妻梁氏徐氏區氏及女從之一小婢見之
亦投井死家玉字元子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邦彥字會
斌廣州順德人廣州之圍大兵知謀出邦彥求其家獲
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爲書招邦彥邦彥判書尾曰妾辱
之子殺之義不顧妻子臨命歌云書生漫談兵時哉不我
與君子誦其詩而悲之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宗祿之窮至有鶉衣行乞椎埋亡命
無所不至其賢且才則又屈於無所試而鬱鬱以死此無
術以馭之過也夫前代固有以宗人爲卿士爲牧伯爲大

臣宰相者要在甄別之道得耳唐宗室不胙茅土賢能皆
策名仕籍自致功業而國家亦利賴之宋宗室散處各郡
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玉牒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
程客俊言以所考合格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
寒素等而官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至明禁不得與有司
之事甚且不得爲四民之業二百餘年椒聊蕃息幾數十
萬無所事事名曰天枝實爲棄物景泰時宗人男子有年
三十餘女子四十未有婚嫁者謂非聖王之所宜惻然而
可無法以通之乎夫慮爲民患而斬之其病也固盡以其

階換其病也冗且濫而賢否混淆章服錯亂唐宗室李臯以藩王而爲叅軍刺史兼官借職不必盡以本爵前事可師也王安石謂祖宗親盡亦祧何況子孫此特爲廩祿計耳不知祿卽可裁而仕斷不可禁概謂宗人不得登進抽擢與有司事則懷才抱德誠不願生帝王之家也且夫世祿之家猶望象賢天衍玉牒不許入仕豈情也乎然宗室自天啟二年開科得進士朱慎鋆一人而列名逆案爲宗人羞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亦有官至祭酒者而才畧無聞三百年來當國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

鄭中丞傳（附黃大鵬）

公諱爲虹字天玉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浦城令唐王
時擢巡按旋陞巡撫丙戌大兵入閩公駐浦城與兵科
給事中黃公大鵬防守大兵至浦百姓請出降公不可
請行又不可城陷百姓德公擁見王將泣求保全命薙髮
公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甯速死明
日復責輸餉公曰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代輸贖死公
曰民窮財盡烏乎可噴血大呼奮躍奪刀刺胸不死遂見
殺時年二十五僕陳龍從死黃公字文若建陽人崇禎庚

辰進士兵至冠服登陴射之屹不爲動城破大罵死之
汪有典曰嗚呼公年旣少而爵又尊曩令存其身會其度
勢位富厚豈有量哉公顧必自蹈於死何也宋褚淵暮年
降齊爲司空弟炤嘆曰使彥回作中書卽而死不當爲一
名士耶名德不昌復有期頤之壽公年少而得死所如天
之福也

涂龍溪傳

公諱世名字仲嘉江西新城人天啟丁卯舉人知龍溪縣
大兵入閩七郡風靡公獨不肯出降遂被執長子長吉
從之死龍溪距新城道遠櫬不能歸新任知漳州府祝登
元與推官李毓秀龍溪知縣徐國璋捐橐中金又爲手疏
募於眾始歸葬疏曰桀犬吠堯未識天命有歸而鄰婦詈
人彼誠各爲其主夫孤竹傲周猶曰義士余闕祠廟褒以
忠臣今

天子肇造區夏鞅駕前王豈此罪眚不逢浩蕩茲者白旄

身夕
卷三
牽風靈車戒路爰與理刑李漳邑徐各致賻金更爲募疏
徧告紳士情惟念舊貲不擇多至於經過所在或戒彼封
人護其歸孥或錫以椽筆表其貞懿則溫序之魂可返叔
夜之男不孤是所望於君子矣公櫬旣歸里中多訛言死
事不實公甥孔允桂手出疏示之疏簿皆鈔以漳州府印
並滿漢字文朱色爛然譚者乃止

汪有典曰嗚呼死節難矣而同時鄉里猶多疑議尙安問
異時哉習俗薄惡不樂成人之美至於斯已極天地所以
變亂也昌黎云濟逢父子自吾人發微祝李諸人公父子

之高節孰從而知之嗚呼賢人君子取義成仁遭逢不造
名湮滅而不彰者可勝道哉

人與天地參者也

故君子居則觀象於天而動

則觀法於地

近取諸身而遠取諸物

自天及地而道尊卑

而後定

於顯赫而不違者

其類黃鐘也

熊御史傳

公諱化字仲龍號極峯江西清江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行人出使朝鮮所至爭購其辭翰嗣王餽遺無所受臨別獻名馬公至山海關以書謝歸之後姜公日廣使至朝鮮國人訛公起居有詩云殷勤寄語清江老白髮相思又十年其爲遠人頌服如此擢監察御史是時朝政骯髒內惑權倖外倚僨帥公上書慷慨言邊事乞清占役強正兵修器械鍊火藥爲制勝長策又䟽論首輔方從哲誤國不報時朝士以東西植黨門戶相傾軋公獨踽踽無所附出爲淮

陽兵備副使卽日拂衣歸家居二十餘年再起關西川東
叅政皆以疾辭崇禎甲申京師陷福王南渡起太僕寺少
卿不赴尋崎嶇閩粵鬱鬱不得志歸臥山陬當此之時天
下盡入版圖明臣多歸命 新朝有強公出者公瞋目曰
吾前朝舊御史老且病矣安事折腰求活爲置腦子袋中
曰急則用此已丑當事迫欲見之乃作絕命辭取腦子服
之不死家人謹護之則給衆曰管仲魏徵非傑士乎爲我
具輿我將往應召衆稍懈脫身投園池中衆趨救又不死
因長跪請曰我志已定徒苦我耳遂閉戶自經而絕

汪有典曰嗚呼立乎神宗之世而卽以知明祚之將亡此
其痛哭流涕之情逾於賈生遠矣公之潔身去亂偃蹇山
陬志豈嘗須臾忌天下哉顧卒無可奈何至於君亡國破
播遷流離而繼之以死夫而後二十餘年酸風苦雨海思
山哀殷憂沈痛不可解結之隱懷於是焉一瞋而付之蒼
昊語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若公者庶幾從容者歟

吳越云刻繡出於長沙容陽壽嶺昔公清與劍多器皆傳
出真如夢沈風平河津博心刻繡銀曼款一神前於之書
辨悉而錄而錄之曰天而始二十餘年猶風甚雨甚
地志安善以與天不和則半無利於和至氣皆自出
以與天不和之有餘於天半數安公之所為法謂屬
酒其與曰曰在平輪宗之對而謂以與天不和之

堵總制傳

公諱允錫字仲緘小字牧子宜興人少落魄有大志爲里塾師盡一歲束修所入范白金鑄頭顱杯容一升許出入攜持爲飲具銘曰若要賊滅除非堵截熹宗之際盜賊已竊發天下將大亂公所以志也已而爲萬言書抵太守自薦邊才欲北詣經畧熊廷弼大言曰熊公雖知兵非我佐之事且敗太守笑而易之崇禎丁丑成進士辛巳官長沙知府會山賊蕭相宇擾安化甯鄉數敗官兵公率鄉勇破斬之又破醴陵燕子窩賊斬其渠曰草上飛於是中外稱

知兵甲申留都擁立遷武昌兵備副使改督學尋擢巡撫
湖北先是李自成既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屯澧州界
上號三十萬遠近大震公偵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事皆
取決而高氏弟一功所部二萬人驍勇爲諸軍最公單騎
詣其營稱詔賜高氏命服錦一功蟒玉及金銀器犒軍皆
踴躍叩首謝軍中置酒公南面坐引卮談論慷慨具陳忠
孝大義纚纚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呼錦曰公神人也汝
曹不可負別部相繼來謁皆如約受撫事聞封高氏英淑
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

他部爵皆通侯號忠貞營自是屢立戰功加總督侍郎賜
尙方劍順治六年正月 王師下湘潭公兵敗走柳州至
肇慶檄召赤心等不至恚恨疾遂革十一月舟泊潯江夜
且半遽率紙筆草遺疏復自題其像擲筆呼左右曰吾不
能馬革裹屍今畢命卧榻死有餘恨奮衣起欲自沈於江
左右力抱持之遂卒公幼孤不及事父母登第後奏持服
三年廬於墓墓上枯桐再華有桐華篇傳世

汪有典曰嗚呼公天資忠孝人也顧抑有可怪焉公翁初
無子禱於神夢神予以冠進賢襴袍束帶者翁不願儒衣

巾者又不願一牛欄牧牛兒翁願得之神固靳不予翁固願得之卽得之當減算翁卽減算固願得之遂生公豈冠進賢襴袍束帶儒衣巾者世之所貴神之所賤耶所貴者乃反在牧牛兒牧牛兒卽忠且孝不忠且孝乃反在冠進賢襴袍束帶儒衣巾者耶此神之好惡取舍所由與人世殊也翁卽減算願得牧牛兒不願得冠進賢襴袍束帶儒衣巾者此又翁之好惡取舍與人世之爲翁者殊也

孫副使傳（附楊文驄等）

公諱臨字克咸桐城人負文武才畧倚馬千言立就能開
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曉聲伎吹簫度
曲喜爲狹斜遊然感慨時事則悲歌泣下不欲生一夕酒
酣談及寇亂莫分主憂激烈鬚髯奮張引一指然燭上自
誓不滅賊有如此指遂改字武公金壇蔡生者以千斤力
聞造公公出其所引角弓令生挽之生面赤喘息終不彀
歎曰弓力過強非所用聊試我耳就其手取而挽之一引
遽滿開合如意者數色不少動生大驚以爲神常衣短後

衣騎生馬左右翎箠插弓矢帶刀作邊塞健兒裝見者不
知是儒生也公爲中丞方公孔炤壻少司馬晉弟中丞開
府楚疆司馬督師宣大公益欲以武奮中丞屢與賊戰公
輒雜騎士中躍馬深入爲諸軍先已而中丞被讒下獄司
馬亦以邊事孔棘請病移書戒公勿妄設兵意大沮遂一
溷於詩酒而數數挾妓嬰遊常大雪挾所暱妓往遊鍾山
下與其友人戎服驟馬過通都避不及者或至顛仆妓紅
袴襦圍紫貂扶坐馬上抱琵琶以從諸子不能騎者強與
之騎前騎騁後騎亦縱騎者危慄震悼欲墜以爲笑樂既

既罷則叉手獨立上視青霄頤足深歎淚被面福王南渡
馬阮亂政公益不得志於時金陵破避地雲間與陳公子
龍徐公孚遠等舉兵公聚米而談指掌陣圖一座傾聽間
出木牛流馬式放著平地能自轉運動移凡陳徐兩公向
所爲兵家言者公皆一一親習其事轉以詰兩公茫如也
兩公益心重公以公爲真知兵者未幾松江破陳公等不
屈死公入蘇撫楊文驄幕文驄字龍友貴州貴陽人馬士
英妹夫也崇禎時以江甯知縣被劾奪官資士英力屢遷
至巡撫文驄講聲氣善書畫頗推獎名士士亦以此附之

吳夕 卷三
公欲得當報國顧無尺寸資會文驄募兵龍泉山中素善
公以書招遂入其軍因上書唐王言關外情形甚悉特授
副使監文驄軍丙戌七月江東破 大兵乘勝取閩文驄
聞風先入關公亦隨之行文驄姬妾多昇肩輿者百數十
人日行十數里至浦城界兵追及之間公爲誰公抗言曰
我監軍副使孫某也遂與文驄同執文驄不屈死之子左
都督鼎卿亦見殺公被執并縛其所幸姬葛嫩主將欲犯
之嫩故妓也大罵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公見嫩
抗節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遂並死也

注有典曰嗚呼因人成事大丈夫誠不屑爲然亦有所甚
不得已者特無如旣已因人事復不成良足憾耳錢澄之
謂文驄志在聲色貨賄因時竊節鉞擁重貲昇姬妾以自
隨其募兵自衛耳而因以倡義歸於閩則公之爲也然則
文驄歸着之善轉因公而成也亦何幸乎葛嫩曲中賤質
何知名節義憤所激蹈白刃如甘寢芝草醴泉出於糞穢
不其異與固宜公之大笑登仙也

不其異與因宜公之大笑得曲曲

前賦各前義對和驚風白然似計銀芝草隨泉出外道蘇

文細調管志善醉因公而風也亦知辛平薄嫩曲中胡曾

劉其藥與自論自高因與物其極與世衣衣為出然則

歸文繼志亦贊自為國國神神如飛激重寶泉激亦以自

不情已清亦無暇以日因人而與亦與更以謝戶登榜文

史外卷二十五終

人亦事大表夫精不似以然亦亦測計